



沙巴州选举：非穆斯林土著扮演之角色

25-11-2025

作者：李泰德

（华研智库委员兼特约研究员）

即将在 2025 年 11 月 29 日选出 73 名新任州议员的第 17 届沙巴州议会选举，在竞选期开始后，选战在两个星期的政党间较量中已接近尾声。这场被视为沙巴选举史上最激烈的选举，共有 596 位候选人，在人人皆抱着有机会胜选的情况下，让选举的可预测性带来很大程度的不明朗。

沙巴州在 2004 年后直至 2018 年大选前，一直被视为国阵的堡垒。该阵营在全国政党轮替前夕，在马来半岛的席次与当时的在野联盟非常接近，主要是透过在砂拉越与沙巴州的优势方能惊险执政。然而，就在短短的十年内，该州的政治环境就呈现了显著的变化。多党林立的现象，也正是本次州选举展现大混战的主要原因。

这个可能被众人视为剧烈的变动，在沙巴人的眼中似乎并非是那么的不正常。回顾 1985 年的州选举，方从当时执政的沙巴人民党（BERJAYA）退党的百林吉丁岸（Pairin Kitingan），火速成立沙巴团结党（Parti Bersatu Sabah, PBS），这个新党在成立不到两个月所面对的州选举成功攻下州政权，创下了该州的政治神话。团结党在后期退出国阵，并在 1990 年大选支持挑战时任首相马哈迪相位的东姑拉沙里，随后也成了联邦政府的眼中钉，该党虽然在 1994 年州选举险胜，但在州选后吉隆坡也随之策动该党议员跳槽，最终开启了国阵与巫统长达 24 年的执政。

团结党虽然是多元族群政党，但却主要代表信仰非伊斯兰教土著的选民。这些群体主要由皆为该州土著的卡达山、杜顺、姆鲁和龙古斯族位代表。团结党在 1994 年下野后，非穆斯林土著群体也与政治权力核心渐行渐远，从而使得首席部长职位长期由穆斯林土著把持。尽管 2018 年沙巴再次迎来政党轮替，之后的两名首席部长，即沙菲益（Shafie Apdal）和哈兹兹（Hajiji Noor），皆是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巴瑶族（Bajau）。

即便如此，在本次州选举所竞逐的 73 个州议席中，非穆斯林土著占多数的议席就有 21 席。虽然与穆斯林土著为主的 45 席差距甚大（另 7 席位华裔选区），但是依照目前的局势，穆斯林土著选区预料将被曾经是合作伙伴，但是已分道扬镳的沙盟和国阵/巫统，以及来势汹汹的民兴党瓜分。任何一方要取得执政权须要获得至少 37 席，在三方瓜分穆斯林土著选区的情况下，则必须依靠非穆斯林土著和华裔选区的加持，方能取得执政权。



换言之，被视为是少数的非穆斯林土著和华裔选民，在选后组织政府最后的关头，可能将成为关键的指标，间接决定何方将取得最多议席并出任首席部长。其中，非穆斯林土著为主的选区又是华裔选区的三倍，其重要性更是本次选举的看点。在竞选期开始后，六位非穆斯林土著群体的大佬，其中包含两位前首席部长和一位曾出任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重量级人物，同时受邀参与一场圆桌会议。这无疑将会为占全州三分之一人口的非穆斯林土著提供一个重要的政治讯息，且最终影响其投票意向。

参与该场圆桌会议的皆来自不同政党之领袖，虽然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利益与势力，但是却出现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异口同声地呼吁选民把票投给本土政党，以确确实实地让新届州政府展现出真正的沙巴老百姓的民意与利益。但是，即使是多数选民，尤其是非穆斯林土著选民响应有关号召，该群体的选票最终能否发挥效应，仍是一大问号。

本届州选举，主要代表非穆斯林土著群体的政党就有目前是沙盟一员的团结党，以及在提名前夕为了要捍卫本土色彩而分别退出沙盟和希盟的立新党（STAR Sabah）和民统党（UPKO）。至于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和谐党也可能在本次选举会有意外的表现。另外，来自希盟的行动党和公正党、国阵的巫统和人民团结党，和目前志在单独取得过半议席的民兴党，也有为数不少的非穆斯林土著领袖和支持者。

在政党碎片化的影响下，加上不同的选区又会出现区域性的家族或个人势力决定选情的现象，选票极有可能在 21 个非穆斯林土著议席呈现出严重分散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选举最多候选人角逐的土律（Tulid）州议席，就有高达 73% 的选民是非穆斯林土著。其中，就有八个政党和六名独立人士参选。这样的大混战也出现在绝大多数的非穆斯林土著选区，使得即便选民接纳该族群领袖的呼吁并把票投给本土政党，但最终选票和议席分散在许多的政党手中，影响力不仅可能会在组织政府时被削弱，就连未来新政府阵容的话语权也可能受到影响。

（文章刊登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联合早报》）